

一脚乡村一脚城

· 永远的乡愁 ·

常河 著



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
一个不可移动
只能丢在老家
另一个却可以随身携带
心安处便是故乡





一脚乡村一脚城

常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脚乡村一脚城 / 常河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7 (永远的乡愁)

ISBN 978-7-5699-2205-9

I. ①一… II. ①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0921 号

一脚乡村一脚城

YI JIAO XIANGCUN YI JIAO CHENG

著 者 | 常 河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叶明光

责任编辑 | 沙嘉蕊

插 图 | 祝子晴

装帧设计 | 九 野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固安县京平诚乾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316-617016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8.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205-9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胡竹峰

文体初兴，活跃灵动，《尚书》《诗经》之生气元气，后世鲜有匹敌。文人骚客之应酬辞章，先就流丧生气，啾啾摹仿，再自加桎梏，难觅性灵。好文章必当触动灵机，信手拈来，如《古诗十九首》如李白如王维如苏轼如《西厢记》。

常河文章之好，只在自然二字，工作之余，生活之余，无功令无仕进无文以载道无学以致用，放任笔意，唯以音韵之和諧为主，时见跌宕旷逸。

自然在书里，自然亦来自乡野，常河笔下尽染乡野书香。书香是一帘风月，乡野如满庭闲花。风月、闲花，差不多是常河文章之骨之血之脉，姑妄言之。

人生或真或幻，情节宜虚宜实，文章的事情难说。散文可以写虚，小说往往落实。王实甫、施耐庵、曹雪芹辈坐实为虚，天地造化，都是一等一的大文豪。

散文亦能写实，韩柳欧阳字字安稳如磐石，不弄花枪，不要花腔，俗眼见不到妙处。常河行文，颇有唐宋风，唐宋有诗意有词令，诗意词令之外，更有传奇。常河笔下往往传奇。那些陈旧人物与陈年旧事化为传奇，集结在此一本书里。那些

记忆也像念旧，隔了几十年越远越牵挂。恍似鲁迅念兹在兹的乌油油的结实的罗汉豆，香气立刻唤回童年往事，先是成就了《呐喊》里的《社戏》一节，渐渐成就了《朝花夕拾》。

大风吹到寂静的背阴处，正好闲寂在此的常河，从墙角边随手捡起一片枯叶一张残纸，漫漶斑驳，追忆逝水年华。让我怀旧，想起沈从文先生的《长河》。常河写的也是往昔人物、他日风情的又一曲挽歌。当时茫然，此时潸然，涩而不苦，哀而不伤，揉进人的心底，即中年况味吧。

常河的文章，或者文字牵着人走，让人心急；或者人与文字混在一起，不忍细读；或者人走到了文字的前面，于是解脱。录朱敦儒《西江月》赠常河：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是为序。

2017-7-27，合肥

（胡竹峰，安徽岳西人，生于一九八〇年代，现居合肥，人民文学散文奖获得者，已出版作品《空杯集》《墨团花册》《衣饭书》《豆绿与美人霁》《不知味集》《民国的腔调》《闲饮茶》等。）

目 录



序 胡竹峰 1

第一辑

走着走着，有的人就不见了

老拐之死 002

父亲的遗产和手艺 006

柿子八哥和父亲 012

爸，咱回家 018

我怀里的父亲轻的呀，像一捆麦秸 022

军号为谁吹响 025

上河工的英子姐 029

女知青蕙兰 035

老曹的另类生活 041

老茶馆 049

皮匠刘书义 055

霞姐 058

两个剃头匠 063



第二辑

赔我一座浮桥一轮月

树林里，我的小学一年级 072

私奔 076

那一夜，一战成名 082

牛怀才 086

结扎 092

百鸟朝凤 097

1986年的春游 103

1987年的高考 108

赔我一座浮桥一轮月 113

大哥哥好不好，我们去捉知了 119

柳树的铁匠铺 124

捡砂礅 137

冬天的耳朵 144

空荡荡的村庄 148

第三辑

一方食材一方人

1984年的一碗干扣面 156

炸馓子的老勤叔 159

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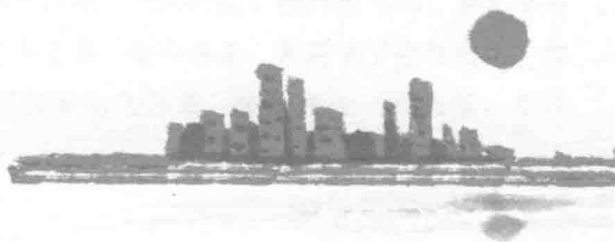
五马长枪弄银丝	174
春在溪头荠菜花	179
仙风道骨食椿芽	186
麦黄杏	190
那些散发着麦香的面食	194
最后的庄稼	201
吃过腊八饭，便把年来办	205
没蒸过大雁，你过的可能是假年	210

第四辑

疯狂生长的乡村

疯狂生长的乡村	218
鸿雁	225
短路，一种被熔断的营生	232
镰刀向麦子砍去	237
心口上抹不去的朱砂痣	244
住在隔壁未必就是做邻居	249

后记：向前走，向后看	255
------------	-----



第一辑

走着走着，有的人就不见了

老拐之死



老拐死了，这是我回老家时听到的消息。

我不知道老拐的名字叫啥，他的二闺女王景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因此推测，他应该姓王。但我们街上的人都叫他老拐，连他的老婆也这么喊他，那就叫他老拐吧。

老拐“没有嘴”，整天不说话，不吸烟不喝酒，整日里忙忙碌碌的，不是在干活就是在去干活的路上——大概脾气有些“拐”，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拐。我从没见过老拐和人聊天，吃饭的时候，街上的人都端着饭碗到门口吃，老拐也在，但很少说话，只是木木地听别人说，傻傻地跟着别人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嘟囔一声：“恁娘！”别人和他开玩笑他不恼，笑骂“恁娘！”发火的时候，怒吼“恁娘！”

老拐原来是搬运站的工人。那个时候，汽车很少，运输的主要工具是马车和板车，搬运工要负责把粮站里收来的公粮一麻袋一麻袋地扛到车上，再由马车运送到县城，马车不够的时候，就由人拉着板车送。回来的时候，再从县城给供销社、食品站拉来计划供应的商品。从乡村到县城的砂礓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板车排着长队，搬运工们弓腰低头，脖子上系着毛巾，拉着板车一点点移动。遇到顺风的时候，他们会在板车上竖起两根竹竿，中间挂起一个床单，像船上的帆。夏天天热，搬运工们打着赤膊，只

穿短裤，小腿肚子又鼓又硬，古铜色的身板油渍渍的，汗珠子一颗颗砸到地上，瞬间消失。

搬运工们很少说话，只有在上坡的时候，才把身体弓得快挨到地面，嘴里哼呦哼呦地低声哼着号子，只要一个人喊起来，其他人立刻跟着应和，这大概就是他们交流的方式吧。

搬运工算是大集体，半个吃商品粮的，所以就没有田地。好在老拐的女人是农民，分得几亩土地，没有搬运任务的时候，老拐就到田地干农活。他的女人嗓门大，似乎脑子不大灵光，但干起活来有些母夜叉的味道。生孩子也不含糊，连着给老拐生了两个丫头，然后肚里就没有动静了，把老拐气得“怵娘！怵娘！”地骂。

等到老拐的二闺女和我一起上小学的时候，老拐也该有40岁了吧，他老婆突然挺起了大肚子，一劈腿，就给他生了个小子。街上的人都说，“老拐，你的枪是不是经常擦？咋这么准。”老拐就嘿嘿地笑，“怵娘！”

家里有三个孩子，房子不够住，老拐决定再盖一间。大冬天，他在河边上一个人踩着冰碴子和泥，混着麦糠拓坯，开春的时候，就用这些土坯盖起了一间土屋。

后来，汽车多了，搬运站撤销了，老拐被转到合作社负责废品收购。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田里种的粮食能糊住一家人的嘴，按说日子还算不错。但老拐从来舍不得吃，麦收的时候，连天黑夜地干活，真累，再穷的人家都要买肉。老拐不，他拿两个咸鸭蛋，几根黄瓜，带几个大馍，在田里一干就是一天。晚上回到家，呼噜呼噜吃几碗青菜面条，然后嘴一抹，倒床就睡。

老拐也算老来得子，对这个儿子真是溺爱，家里活儿再忙，从不让儿子下地，就一心让儿子读书，争取吃商品粮。但儿子显然不是读书的料，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留级，初中上完，都19岁

了。老拐看着没指望了，就给儿子说了个媳妇。儿子结婚那天，一向不喝酒的老拐喝得脸通红，咧着大嘴看着儿子的脸笑，嘴里嘟囔着“恁娘”。

儿子成家了，老拐也退休了，专心干起了农活。

儿子对田里的活计一点都不会，也不是块种地的料，老拐就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给儿子在街上开了个百货商店，闲下来也到店里帮着照看，教儿子如何盘货、如何做账、如何进货。一来二去，店里的生意还挺红火，儿子盖起了三间瓦房，还买了一辆二手货车进货送货。

不幸的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儿子就出车祸死了。

儿子刚死不久，儿媳妇还经常带着孙子来家吃饭，慢慢就不来了，老拐去店里，儿媳妇也冷着脸不打招呼。

老拐不管那么多，照旧下田干活，到店里带孙子。

更不幸的是，老拐的女人生了一场大病，治病需要一大笔钱，老拐厚着脸皮找儿媳妇借钱。儿媳妇给了5000块，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好在两个已出嫁的闺女也凑了一些钱，总算结清了医院的欠款。但是，出院后的女人从此瘫痪了。老拐只能在家里服侍，哪里也去不了。儿媳妇也不再到家里来，渐渐地就断了来往。

5年前，我回老家过年。老拐来了，往门口板凳上一坐，不说话。多年不见，老拐背驼了，头发全白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想是早年拉板车坏了腰和膝盖。老拐说，他从供销社刚退休的前几年，还有工资，现在供销社都承包给个人，都是单干，退休人员就没有工资了。“你在省城，又在报社，有见识，路子广，你得帮俺问问，可有这个理？工作了一辈子，咋到现在啥都没有了？总得给俺个活头吧。恁娘！”

后来，我才知道，老拐的女人瘫痪在床，老拐自己也股骨头

坏死，田里的活儿是一点也不能干了，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就在街上的卫生院买些最便宜的药维持着。就这些钱，还是两个闺女隔三差五送来的。

但是，我又能帮上老拐什么忙呢？

这次回老家。娘告诉我，老拐死了。去年的时候，先是老太婆死了。之后，老拐也卧床不起，闺女要把他送到医院，老拐死活不愿，“恁娘！花那冤枉钱弄啥？”两个闺女气愤，就去找儿媳妇理论，还在街上大打了一架，但一点用没有，儿媳妇说：“我替你们家把孩子带大，没让孩子改姓就对得起你们家了，我自己的死活谁管？我还能管别人的死活？”

两个闺女淌着眼泪丢下些钱，走了。

据说，最后的日子，全靠街坊邻居送点饭菜，老拐总算没有饿着。

老拐死的时候，邻居去帮他收殓，给他穿好寿衣，掀开布满屎尿的床单，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在老拐的床单下，铺满了钞票，5块的，10块的……

两个闺女放声大哭——老拐终于还是舍不得用闺女给的钱买药看病，他想留着养老呢！

父亲的遗产和手艺



那天，妻在她的微信圈里发了一个电子音乐相册，很单薄，只有几张照片，照片上是四只大小不一的篮子，她写道：“收拾东西看到公公留给我们的唯一物品，怕不能长久保存，就制作了这个音乐相册。这是公公的亲手遗作，永远的怀念尘封在记忆里。”

那一天是2015年10月30日，距我父亲去世，正好两周年。

父亲去世后，我也曾尝试着写一点文字，但每次提笔，都心如刀绞，神思恍惚，最终还是停了下来。甚至，两年的时间，“父亲”两个字，我都不敢去触碰，一碰就疼。

父亲是在我的怀里安详地走的，熟睡一样平静。我现在仍然不明白，那时，我怎么能够如此淡定地给父亲亲手换上寿衣，给他最后一次擦脸，最后在他耳边喊一声“爸”，一直到把他安放在冰棺之后，我才瘫倒在边上，放声痛哭……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离开家之前，我把父亲生前编的篮子在房间一角整齐地码好，想想，父亲留下的，也只有这些了。

父亲在固镇县初中毕业后，被送到农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却分到了涡阳县，然后又被安排到曹市镇供销社。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父亲有着一手好的农活。我小的时候，家住在镇西头的二郎庙旁边，一个狭长的院子，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枝叶婆娑，和院门口的一棵枣树枝叶相望。秋霜一打，父亲就拿着大大的剪

刀，站到凳子上，给枣树修剪枝条。春末，枣花开的时候，甜香四溢，引来无数蜜蜂嗡嗡而至。等到枣子成熟，我们弟兄几个在地上铺上床单，用一根长长的竹竿，胡乱地朝树上打去，青的、黄的、红的枣子噗噗落下，满地打滚。父亲抽着烟，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们欢笑中手忙脚乱的样子，只是笑。那时的父亲，穿着干净的中山装，戴着苍青色的帽子，像一个将军，帅极了。

院子门口，有三条并列的小河，父亲在河与院门之间的空地上整理出一片菜园，根据季节种上不同的蔬菜：青绿的黄瓜、通红的番茄、青红交杂的辣椒、翠绿的白菜、长长的豆角，还有从土里露出半截的萝卜……父亲把畦垄整得横平竖直，竹篱笆扎得整齐匀称，让四季都在小小的园子里长出无限的生机。那些年月，父母要养活我们正在长身体、胃口极大的兄弟六个，多亏那个菜园，不但弥补了他们工资的不足，还让我们有了水果的替代品，从而让我们的童年水灵灵地鲜活着。

后来，家搬到老供销社的院子，父亲已经退休。他又把门口废弃的砖头一点点捡出来，再用农家肥慢慢养土，终于把一块别人眼里不可能长出庄稼的板结土变成了暄腾腾的菜园，任何植物，只要父亲种下去，施了魔法一样，一概蓬蓬勃勃地长。只不过，年老的父亲新整的菜园，已经不再有物质贫瘠年代的意义，更多的，成为孙辈们的乐园。孩子们回到爷爷家里，拎着小铲子，提着小篮子，万分新奇地在菜园里挖一根萝卜，铲一撮韭菜，摘一把眉豆。父亲抽着烟，站在菜园边上，一边提醒他的孙子们别摔跤，一边看着“丰收”的孩子，只是笑。

父亲刚退休的时候，闲不住，在四里外的一个村子承包了几亩地。别人眼里的国家干部，突然变成了十足的农民。父亲置办了全套的农具，每天和村里人一样去地里除草、打药、捉虫子。

他种的小麦、玉米、山芋总是比其他人的产量高出很多。到了收割的季节，我们弟兄几个再忙都要抽出时间回来帮父亲割麦子、掰玉米、挖山芋，我们拉着板车，一趟趟把收获的庄稼从地里拉回来。父亲像个娴熟的庄稼把式，指导我们正确地干农活。父亲说，包了地，就不能亏了地，人不养地，地就不养人。父亲还说，干农活，就要有干农活的样子，干啥都一样。

父亲说这些话，往往都是在收获了地里的庄稼之后，望着房间里堆满的粮食，抽着烟，搓着粗大开裂的手，眼角堆满了笑纹。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父亲真的老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因为瘦，脸上的皱纹更密，更深。

年老的父亲慢慢干不动农活了，我们也一个个都有了工作和家庭，在我们的劝说下，他退了田，专心侍弄他的菜园。

春节后，每个小家庭都要各自返回了。父亲拿出一摞篮子，说，你们一家拿几个回去吧。

我们这才知道，父亲竟然还有一手精致的篾匠活。他把二哥商店里废弃的包装带收集起来，一根根洗干净，用完整的包装带编出篮子底部和篮筐的经，再用剪成细长条的编制成纬，细长条在父亲手下欢腾跳跃，一天下来，就编成了一个篮筐，再用粗铁丝收口拧上提手，用包装带把铁丝提手包裹一下，别提多密实了。包装带有不同的颜色，父亲还能在不同的部位巧妙搭配不同的颜色，浑朴而不花哨，却又跃动着老去岁月的沉着。

父亲编的多了，街坊四邻挨个地送，逢集的时候，整条街的人出去买菜，拎的都是父亲的篮子。

我们劝父亲，适当做点手艺活就当锻炼身体了，但别太累，常年日久地坐着编，对腰和颈椎不好。父亲笑着说，我多编几个篮子，不会得老年痴呆哩。

